

# 洒满阳光的男孩

□贺绍俊

谢华良的“金色时光”系列包括12本少年小说,它所针对的读者对象是十来岁的少年儿童,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也主要是十来岁的孩子。我注意到这套少年小说系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几乎每一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孩子。这恰是让我感到眼前一亮的特点。“金色时光”系列顺应了“重塑男生品格,提升男生品位,培育担当精神,输送阳刚之气”这一具有社会责任心的倡导,同时也以一群朝气蓬勃、生动感人的男孩形象壮大了“阳刚男孩”的阵营。

谢华良笔下的男孩大多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其实是想告诉孩子们,不要沉湎于被宠爱被呵护的良好感觉中,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起在逆境中不被击倒的坚强品格,男子汉精神往往就是在逆境中激发出来的。谢华良并不是去想象一些特别可怕的逆境来写,而是从孩子们的现实入手,写一些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遭遇的逆境来写,这些逆境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事,比如《桑麻的舞蹈》中的桑麻不小心把双腿摔伤了,只能休学躺在家里的床上。又比如《马匹的枣红马》中的马匹因为在变声期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他变得特别孤独。这样的事例确实不算什么,但如果一个孩子缺乏面对逆境的勇气,有可能就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影响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当然,谢华良并不是孤立地强调男孩子要有面对逆境的勇气,而是把孩子放在社会的综合关系中,书写了人们的善良、友爱是如何成为孩子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的。桑麻在心情特别沮丧时,遇到了老街上的智障少年逗逗飞,逗逗飞的乐观和顽强使得桑麻终于振作了起来,后来他与逗逗飞一起组织起一个舞蹈团。马匹的成长则离不开爸爸、老师和马爷的帮助,他不仅在学校成立的枣红马文学社中找回了自信,而且还真正拥有了一匹枣红马。

谢华良写了很多乡村男孩。乡村男孩不像城市男孩那样大多有一个比较充裕的生活环境,乡村男孩往往在生活上要面对许多困难。谢华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来不在一个虚拟的现实中塑造乡村男孩,他的小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乡村现实,因此他所写的乡村男孩显得特别真实可信,因而也更有感染力。《陈土

豆的红灯笼》中的陈土豆是一名农村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带着妹妹进城打工去了,一个15岁的男孩独自一人,既要上学,还要料理家务已经够不容易了,父母又把他妹妹送回家让他照看。后来父亲因为工地拖欠工资逃跑了,母亲则在城市生活无着落而急疯了。家庭接踵而来的困难就像一座座大山向陈土豆压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压倒陈土豆这位15岁的男孩子。他不仅在学习上照顾好妹妹,还当起了妹妹的老师,教她认字识数。他不仅精心照顾疯了的妈妈,还进城将生病的爸爸接回家。陈土豆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用他稚嫩的肩膀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在《苏自力的秋天》中,苏自力的爸爸在砍柴时不慎摔伤了腿。家里没有柴火烧了,苏自力觉得自己必须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担当起家里的责任,要解决家里烧柴的问题。他便像一个大成人般去找生产队长,质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给他们家分柴。队长告诉他因为他们家都不是生产队的成员,所以不能分柴,除非他能到每一家去请求帮助,求得所有人的同意。苏自力听了后仿佛受到侮辱,表示“宁可烧大腿也不会去求人的!”他回家拿起烧柴的耙子和背柴禾的绳子,告诉妈妈家里烧柴的事就交给他了,转身就上山去搂柴禾了。苏自力就是这样一名有尊严、有毅力、敢担当的农村少年,他在困难的环境中锻炼得越来越成熟,长大后参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

谢华良特别偏爱骑着自行车的男孩,他将这些男孩命名为“骑行少年”。他为骑行少年写了好几部小说,如《骑行少年》《大雪封山》《爷爷的森林》。骑行少年的确符合阳刚男孩的标准,尤其是在城市里,鼓励男孩子骑自行车,就是给男孩子创造一个敢闯敢干的机会。《骑行少年》里的彭大蓬就是这样一位男孩,他最初对骑车去穿越大自然还有些胆怯,但在妹妹彭小蓬的鼓舞下,便利用暑假独自骑车到达了大草原。他的童年小伙伴“胖头子”也受到感染,终于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骑车追随而来。在《大雪封山》里,两位骑行少年要挑战大雪封山的恶劣环境,骑车去翻越白眉山。大哥哥王孙知道这样骑车有危险,悄悄地将他们的山地车藏了起来,但勇敢的孩子们仍然要徒步登



“金色时光”系列少年小说

上山顶。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在王孙的帮助下,几个孩子终于会合在山顶上,一起陪着80多岁的王爷爷欢度新年。当然,写骑行少年们穿越草原、雪山和森林,并不是一味地鼓励孩子们去冒险,他们的每一次骑行都是一次特别的学习机会,他们在旅途中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熟悉了自然和社会,更学习了团结友爱和亲情友情。因此,谢华良说:“一路骑行,一路成长”。的确,谢华良是把骑行当成一个男孩成长的特殊方式来写的。

谢华良在写这些阳刚男孩时,心中是带着阳光的。他写男孩在逆境中成长,自然会触及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比如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底层生存压力问题,单亲家庭问题等等。但他并没有一叶障目,而是强调越是有问题,越是需要将阳光洒在孩子们的身上。事实上,孩子们能够战胜困难,一方面是靠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着爱与善的阳光。

## 创作谈

2017年,我开始创作“金色时光系列”儿童小说。这套书的策划和责编孔庆梅老师说:“金色时光”要凸显的就是少年之光、成长之光、时代之光、文学之光。到2020年年底,我一共完成了《马匹的枣红马》《桑麻的舞蹈》《大雪封山》《陈土豆的红灯笼》等十余部作品,塑造了多个性格各异、内心充满时代精神和传统道德力量的男孩形象:变声期的马匹、少年舞者桑麻、骑行少年彭大蓬、留守儿童陈土豆……当然,这些男孩形象中,后来最受读者青睐和关注的,还是那个来自乡村的陈土豆。

我的童年是在北方乡村度过的。我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田野、雪花、炊烟、土豆和毛驴……

在所有农作物中,土豆可能最常见、最常用,也最普通不过,它深深埋在土里,不声不响,实实在在,春天种下去一筐,秋天就能结出一麻袋。我从小就长得黑乎乎的,常被大人们形容成泥土里的土豆,那时候觉得没面子,等我长大了,我开始写作了,我觉得叫土豆也挺好。几年前,我想写一个留守儿童小说,头脑中首先出现的形象,就是一个长得像土豆一样的孩子,当我把“陈土豆”的名字给了他,这个人物一下子就活了起来。

我小时候村子里有很多毛驴,我的邻居家、亲戚家都养了毛驴。我经常跑去和毛驴玩,和它说话,给它喂草。长大以后,我仍然喜欢和毛驴亲近。我最喜欢看毛驴的眼神,或者说表情——我觉得毛驴是有表情的,我从中看到了聪慧、善良、坚忍、乐观、调皮,有时还有点小害羞,我把这些丰富的表情叫“偷着乐”。我把毛驴交给了主人公陈土豆,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它成了小说里一个重要的“人物”。

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就叫《偷着乐的陈土豆》,时任吉林出版集团副总编辑的孔庆梅老师,看过初稿后说这是一部有味道的小小说,有乡土味道、传统味道、中国味道。她建议我在“红灯笼”上再做做文章,让整部小说更亮堂一点。我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也是小说的高潮部分,用了很多笔墨写“红灯笼”,后来书名就改成了《陈土豆的红灯笼》。

红灯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它在小说中照亮了主人公的童年精神。男孩陈土豆的理想就像雪天升起的红灯笼,鲜艳、明丽、不屈不挠,他心中有了这盏红灯笼,艰苦的生活不再艰苦,困难的境遇不再困难,红灯笼升起来,也升起他对明天最美好的期盼和祝福。

儿童文学也可以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复杂的成人世界。我在小说中没有回避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家庭道德和乡村秩序受到的冲击和发生的变化,赋予“留守”以新的文学含义。主人公陈土豆“留守”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和美好的乡愁,是一个当代乡村少年面对诱惑与困境,最坚韧、最动人的乡村力量。

儿童文学作家是单纯的人,又是有着丰富思想的人。我的写作理想就是用我质朴的文字,照亮少年世界的成长之美。通过《陈土豆的红灯笼》这本书,我希望能让读者感受到红灯笼迷人的色彩,感受到陈土豆与毛驴精神上的映照,感受到主人公身上最朴实最美好的生命庄严,感受到乡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旺盛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希望……

这些美好的想法,也可以算作我心中的一盏“红灯笼”了。

# 穿过黑暗走向光明的少年英雄

□侯颖

谢华良是以写儿童小说见长的儿童文学作家,《陈土豆的红灯笼》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难得一见的精品佳构,也是谢华良30多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取得骄人成绩的重要标识。

《陈土豆的红灯笼》延续谢华良一贯坚守的现实主义美学创作原则。在小说中,当童年世界与成人世界相撞时,往往迸发出迷人的色彩,这色彩是淳朴和感人的,没有过多的伪饰和浮华,是一种自在和天成。小说紧紧围绕着农村留守儿童陈土豆的日常生活来写,他的责任与担当、坚韧与顽强、善良与乐观,通过他的一言一行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读者仿佛结识了一位憨厚诚恳怎么也打不垮的北方黑土地上的小男子汉——15岁少年陈土豆。他面对磨难顽强不屈的精神,给人一种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生命力量。

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陈土豆是一位小小的英雄……并非有什么神奇的本领或超凡的能力,他做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把这些小事都体现出陈土豆的一颗善良之心”。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外出打工,陈土豆在一个人独立生活,看到三愣爷要杀掉祸害秧苗的毛驴时,他挺身而出,用自己家南山坡的地换回了毛驴的性命。毛驴成了他的挚友,仿佛两个好朋友,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毛驴会抱犊子,陈土豆会“练武功”,他们两个相依为命,互相支撑,互相理解,互相关爱,两个孤独的心灵相知相通。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生命相依和情感互动相伴,在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园地里,往往也是作品最能摄人心魄的地方,陈土豆与小毛驴之间聚散离合的情感,读来令人动容。

《陈土豆的红灯笼》毫不回避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复杂。有时候,成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极为残酷的,当爸爸陈水库回

到乡里招工之后,张豆腐等人跟爸爸去城里打工,因为工头欠账爸爸拿着村里人的工钱跑路之后,张豆腐等人到陈土豆家讨债不依不饶,甚至上房揭瓦。妈妈无力应付,召集一些人天天打麻将抽烟,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破罐破摔,消沉萎靡,后来妈妈竟然丢下妹妹去城里寻找爸爸。陈土豆勇敢地承担起家庭责任,不仅自己要上学,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妹妹穿衣吃饭,教妹妹学习数学、语文、外语等文化知识,并召集村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学习。他在磨难之中没有自甘堕落,而是过着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这一举动感染了同学张春妮,她也开始参与到照顾妹妹陈小鱼行列之中,主动教孩子们英语,成立了村里的旋转教室。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就传来了妈妈在城里发疯的消息,陈土豆把疯妈妈从城里接回家之后,他无法再正常上学,只能在家照顾妈妈,开始为家里的生计劳作和奔忙。去城里给妹妹买上学用品,去山上割草当柴烧,结果疯妈妈把柴草点燃了,差一点惹了大祸,所有这些磨难都没有打垮陈土豆。在得知爸爸得了重病之后,陈土豆毫不犹豫地又把爸爸接回家照顾。

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谢华良是一位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当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发生矛盾甚至立场相对时,他总能毫不犹豫地站在儿童一边,以儿童为本位,善待儿童、理解儿童、相信儿童。这是以儿童为主体的儿童文学和以成人为主体的童年书写最本质的区别,也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最大的分水岭。

作品中情感表达最充沛的地方,往往是作家对儿童世界刻骨铭心的关爱和理解之处。谢华良用幽默豁达含泪的“笑”来表现这种生活的艰难和痛苦,这“笑”的后面是作家对当下儿童生活与自己儿时生活比照之后,流露出来最深沉的祝福。在儿童小说的写作之中,小说中的成人,也往往融入了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后的“第三世界”,也是带有孩子气和无限生命力的成人,具有健全人格和厚德载物的朴实真诚之人,具有东北黑土地一般浑厚深沉的生命底色。

比如作品里的成人张豆腐,他是性格比较丰满的人物形象,是一位颇具“圆形人物”性格的人。小说开头写他一直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打着如意算盘,在自己女儿张春妮离家出走的痛苦之中,以及在陈土豆善良的感召下,也开始改变自己并默默地支持和照顾陈土豆一家,把自己林地里的树枝送给陈土豆做越冬取暖的烧柴,从债主变成了恩人。三愣爷从一开始以毛驴换陈土豆最好的土地,到后来毫不吝啬地把自家毛驴车也送给了陈土豆。

一方面,陈土豆的淳朴善良在教育着“成人”,儿童文学具有教育成人的功能,亦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说“儿童是成人之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互帮互助的善良伦理秩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沧桑演进,已经熔铸到每一个乡村人的血液之中。所有这一切,支撑着陈土豆度过了人生一个个急流险滩。

另外,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取得了

# 寻找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

谢华良和他的儿童小说

□陆梅

如今有太多写作者步入儿童文学创作行列。儿童文学作家,成人文学作家,一波波创作力旺盛的、初生牛犊的,都在积极奉献故事,童书出版欣欣向荣、蓬蓬勃勃。我的案头堆满了来不及翻开的封面灿烂的童书,有时候就会生出疑惑:这些书,真的会到达孩子手里吗?到达了,他们有没有时间阅读?读完后又留下什么?或者,真的非读不可的必要吗?

这后一个问题把我问住了。为了这个“必要”,我自己跟自己较起劲来,但凡我推荐童书,总希望找出那一点“必要”来。寻找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修炼的过程。这样的爬梳之所以累人,是因为你并不总是那么确信,它是否真值得推荐。读了很多“故事”以后,连带着我对写作也产生了怀疑:一个童书写作者的文学襟怀难道只是没完没了地编织一个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吗?我们是否需要那么多“故事”?——我把小说、童话、绘本都涵盖在这个“故事”的范畴里了。遇到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是多么难啊!

其实,我是想说谢华良和他的儿童文学。可是我对谢华良的了解并不多,他的儿童小说我也只读了3部,显然要探进他30年的创作纵深是有难度的。我在寻索谢华良的创作资料时,无意间读到一段话:“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喜欢干的就是这个。”这句从塞林格借用过来的话一下击中了我,也把我引向了旁观者——我竟然给忘了,在我翻开一个个故事时,其实还有一个“讲故事的人”。

谢华良不只是一个写作者,同时还是一名教师。他从乡村小学教起,教到县里,再到县教师进修学校。他整天和孩子们打交道,被孩子们围着,在孩子们左冲右突的奔跑中捉住这个,把住那个。要怎样以静制动地让孩子们安下心来?谢华良想到了故事。他给他们买书,启发和培养他们阅读,当孩子们对所得之书不尽满意时,他拿起笔开始自己写故事。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和自为的过程,也是慢慢升华的淬炼状态。

所以,谢华良的儿童小说非得要有“故事”——这个故事要能收住孩子的心,因此它必然是好看和有趣的,是孩子们会心熟悉的,还要是他们心生向往,却难以实现的;抑或是情同此心,不知不觉跟着主人公悲欢同乐的。也就是说,谢华良的儿童小说和日常生活贴得很近,那就是孩子们自己的故事。写一两部这样的小说容易,要源源不断地创作下去就难了,因为你要避开自己的套路,越是在细节上追求逼真,越需要具备超拔的洞悉生活的能力。

谢华良是一个出色的讲故事高手,他特别擅长刻画少年男子汉形象,乡村男孩陈土豆、老街少年桑麻、骑行小子彭大蓬、哑巴小六子、智障孩子逗逗飞等。小说里的这些男孩无不有着怎样的家庭遭

际,性格如何顽劣,当接踵而来的生活扑面而来时,他们都有各自接招的方式。比如,15岁的陈土豆一个人在家留守,爸妈带着8岁的妹妹在城里打工。独守老家,陈土豆有他排遣寂寞的办法,放学后到房顶上打拳。他和三愣爷家的毛驴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感情,围绕这头毛驴的归属、去向和命运,小说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又唏嘘感叹的悲喜剧——主要还是喜剧,谢华良肯定不忍让这样一个男孩在家庭陷入困境后,还要雪上加霜,所以整个小说萦绕着“带泪的幽默”。虽然生活铺天盖地的难,但陈土豆不以为苦,他兴致勃勃地给妹妹上课,照顾发疯的妈妈,把生了病秧秧的爸爸接回家,以自己的行为打消了村里大人之间的芥蒂,和女孩春妮生出朦胧纯洁的情愫……这是一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陈土豆的善良纯真呼之欲出。没有对农村生活的浸染和深情,很难编出这样有感染力的故事。陈土豆给毛驴起了个名字:陈毛驴。他和陈毛驴命运般的友情是书里最动人的篇章。

细想一下,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会遇见多少险滩和弯路?消失和告别、挫折和失利、委屈与报复、受伤与懦弱、友情的破裂、孤独与孤立、家庭的变故、尊严和自信……如此种种,都是成长中的大事。谢华良熟悉孩子们身心的细微变异,以及他们拔节时的痛苦,他能将心比心,体贴入微,所以在捕捉这些情绪时自然而然,真情流露。这样一些平实质感的细节稳住了故事。他不动声色又娓娓道来,“故事”里有对美善的追求,有绝境里的反抗,有对生活本身的接受,忠实而欣然。如果现实只能正视,那么心灵可以超越,这是谢华良献给孩子的最深切的礼物。

我的脑海里不禁跳出一句话:我们对故事的渴求和不满是并存的——有多少渴求,就有多少不满。反过来才是一个写作者的志业——有多少不满,就有多少跋涉。或许对一个作家来讲,编一个好故事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世道人心里对他人命运感同身受,引领和引导成长中的孩子学会和自己相处、和他人相处、和这个广大的世界相处。这样的故事未必非读不可,但是如果一个孩子遇见了,或许会影响他的一生。



《陈土豆的红灯笼》封面图, starry阿星 绘,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〇三期